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永慶升平後傳 第七回 吐真情共捉妖道 竹影山大戰賊兵

詩曰：何處是仙鄉？仙鄉不離房。眼前無冗俗，心下有清涼。

靜裡乾坤大，閒中日月長。

若能安分守，都勝別思量。

馬成龍、馬夢太、李慶龍三人到了那王宏的營內，聽見那帳裡王宏正同那馬夫二人吃酒談心說話。那馬夫說：「二老爺，今日之事，且不可向外說。」王宏說：「那是不能的。我就說你不說話，是啞巴。」馬成龍三人聽到這裡，一步進了帳房，說：「王宏，你說你的馬夫不會說話，為什麼你二人在這裡說話？我回稟將軍細問你就是了。」王宏說：「馬大人，你聽錯了。我知道你是奉大帥的令來訪我的，就是你去回稟了元帥，聽候元帥發落，我也不怨你三位，反正他不會說話。你要叫他說了話，我真信服你三位。」馬成龍說：「你這馬夫是怎麼一段情節？你說實話吧！我告訴你，只管放心，他就有別的罪過，我一概全管保你二人無事，你只管說了實話吧！」那馬夫一語不發，王宏是不承認。馬成龍說：「你不承認也好，我按著公事辦，我去回稟元帥知道去。」三人轉身回至馬成龍那座大營之內，他立刻吩咐家人安置，三人安歇。

次日早晨起來之時，那外面天色將亮，馬成龍與馬夢太、李慶龍三人起來漱口淨面，聽見中軍炮響，聚將鼓咚咚響動如雷。那裡一吹號，這裡這些眾營官、哨官、副、參、游、都、守、千、把、外委、兵丁人等齊集大帳，聽候點名。馬成龍三人早至大帳，見蔡將軍和汪提調二位大帥早升了座位，馬成龍上帳給二位大帥行禮，說：「卑職奉大帥的令，至王宏的大寨之內探聽明白。王宏和那馬夫二人飲酒說話談心，我等進去再問，那馬夫也就不言語了，王宏也不承認。」蔡將軍、汪大人說：「知道了。」吩咐帶上曹天興來。

不多時，把曹天興帶至大帳。汪大人說：「曹天興，你叔父是用何法術把我們大帥給治病了？」曹天興說：「我也不知他用什麼法術。他在竹影山清蓮洞作法，要破他這法術，非拿我的那個人不可。」汪平說：「我奏明皇上收降你，你可願意？」曹天興說：「大人不必開恩了，我只求速死，以盡為臣之節。我既保了天地會八卦教，再不能另保別人了，我也不必想再投降了。」汪平說：「來人！把他帶下去看守。叫王宏上來。」下面答應。不多時，王宏來至大帳之內，給二位大帥行禮。汪平說：「王宏，我今派你去同馬夢太帶那馬夫和李慶龍跟白少將軍，今日去繞道至竹影山清蓮洞之內，把曹玄清給拿來，算你等顯功一件。」白勝祖答應「得令」，說：「你等去收拾，我在那營內等你就是。」

馬夢太、李慶龍三人先回去，到了那自己營盤之內，換好了衣服，又帶上兵刃。王宏也回到自己營內，和馬夫說明瞭，帶短兵刃，二人騎馬，來至白少將軍營門等候。李慶龍、馬夢太二人騎馬亦到。白少將軍帶白平、白安、白吉、白慶四人，各騎快馬，給白勝祖背著線槍、寶劍、彈弓、花槍這四般兵刃。白少將軍坐騎一匹象牙白馬，又名銀合獸。這馬是由北口外得來的，日行七百里，乃是一匹寶馬龍駒。出了大營，和那馬夢太、李慶龍、王宏、那馬夫，這些人出了大營，順路往南，直奔五雲山的正北偏西的那道青鬆嶺。過了這道嶺，望西一看，山路連環，青峰似劍，綠鬆如雲，那山峰大小高低。王宏頭前引路，都是些幽逕羊腸細路。他幾個人各帶著乾糧水葫蘆。天已平西，紅日將要西墜，這五人也不知哪裡是竹影山，哪裡是清蓮洞，看不甚真。五人也把馬站住了，天已黃昏時候，這幾人只聽的風送鬆聲，如同龍吟虎嘯。王宏這才說：「咱們又沒有一個嚮導，不知哪座山是竹影山，這如何是好？這山內又無住戶，也無採樵之人，你等想此事應怎樣呢？」馬夢太說：「咱們下了馬，留一個家人在這裡看馬，你我步行前去尋找去。」白少將軍說：「也好，就是吧。」這幾個人都下了馬，把兵刃都帶在身邊，叫白吉、白慶這兩個人在這裡看馬。

那馬夢太在前，這幾個人都在後跟著，上了山坡。聽那山上有人念「無量佛、無量壽佛」，念了這麼兩句。那正北一片竹塘，竹塘之外有大柏樹兩棵。在樹上掛著一個燈籠，有兩個小道童在那裡看守。這馬夢太過去，一刀殺死一個小道童，他又把那個小道童上，問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你在這裡作什麼？」那小道童嚇得臉都黃了，說：「我叫妙靜，是曹真人的徒弟。你為什麼把我師兄給殺了？」馬夢太說：「你師傅是八卦道人曹玄清？他在哪裡哪？道童說：「是，就在這北邊那座洞內作法呢。」李慶龍一鞭把道童兒給打死了。這幾個人往北一看，但見那半山腰有一座洞門。王宏看的真切，來至洞門外，說：「這座門可沒有關著，你我去到那裡邊看個真切，再作道理。」李慶龍說：「你們幾位在這裡等等，我先至裡面看個真切。說罷，轉身至裡邊，只見眼前漆黑，羊腸細路，黑洞洞的。自己摸著走了有半刻之時，忽見眼前有燈火之光，是從正北照出來的。望北一看，但見那北邊是一座洞府，如同房屋一般。當中是八仙桌兒一張，正北一把太師椅子，桌上擺著七盞燈兒、一對燭台、一個香爐。在北邊站定一個老道，披發仗劍，年約六十以外，麵皮紫黑，凶眉帶煞，二目放光，海下連鬚落腮的鬚鬚；身披紫緞色八卦仙衣，足下白襪雲履。

李慶龍在暗中看的真切，自己又不敢過去，怕是妖道會邪術。自己又想：「不如我回去，與他等商議商議。」方要轉身要走，自己又站住了，說：「且慢！俗語說的好：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呢！不如我進去，看是老道有何能為。我仰仗大清國的洪福，我不該死，我今日就可以把他擒了。膽小焉得將軍作！」想到這裡，他拉出打將鞭來，一翻身跳將進去，說：「呔！小輩，你今天大數已到，我特來結果你的性命，你休想逃生！」跳過去，掄鞭就打。那八卦道人曹玄清心中正然暗誦咒語，忽見一個趕至面前，掄鞭就打。老道一閃身躲開，一掄寶劍，說：「敕令！」照定李慶龍一指，病二郎李慶龍頭眩眼黑，倒於就地，不省人事。八卦道人說：「無量佛，善哉！貧道我可要開了殺戒了！你這廝也是自來送死呢！」過去掄劍方要刺，只見對面說：「呔！妖人，看我的法寶取你！」曹玄清一抬頭，見有一物直撲面門而來，要躲也來不及了，「啪」的一聲，正中在面門之上。老道「哎喲」一聲，說：「哪裡狂徒，用暗器傷我？」

那邊白少將軍、王宏、馬夫、馬夢太，這些人齊集在那洞外。因為李慶龍進去不見出來，這幾個人不放心，也就各帶兵刃，白勝祖一人在先，白平、白安緊緊相隨。那白勝祖雖然是年幼，但膽量過人，足智多謀，精通道學，各種道書自己熟讀，又練的一身好功夫。今日來至這清蓮洞之內，手擎彈弓，到了裡邊，妖道方才要刺李慶龍，白少將軍一彈弓，正打在老道的面門上。那馬夫跳過去，擺雙鉗就刺。曹玄清一念誦咒語，說「敕令！」那馬夫並不知道，還和他動手。那八卦道人心中一動，說：「不好，這是怎麼一段情由？可真也奇怪啊！」再回頭看那七盞燈，昏昏不亮。曹玄清說：「不好，有人破我的法術！」李慶龍也抓鞭站起來。馬夫過去一鉗，把那妖道紮倒，被馬夢太捆好，把桌上的一個草人取下來，把七個新針和那道符都取下來，連一個穆將軍的牌位也取下來。